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臣王杰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十一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三

性理二

氣質之性 命才附

天命之謂性命便是告劄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廵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寛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情便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滚同

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為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

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稟得氣如何
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
是氣也孟子之論盡是說性善至有不善說是陷溺
是說其初無不善後來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論
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却得程氏說出氣質來接一接
便接得有首尾一齊圓備了又曰才又在氣質之下
如退之說三品等皆是論氣質之性說得儘好只是
不合不說破箇氣質之性却只是做性說時便不可

如三品之說便分將來何止三品雖千百可也若荀揚則是論氣而不論性故不明旣不論性便却將此理來昏了又曰臯陶謨中所論寛而栗等九徳皆是論反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伯豐曰康衡䟽中說治性之道亦是說氣質當謂寛而栗等而下一字便是工夫先生皆然之或問若是氣質不善可以變否曰須是變化而反之如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錮此理順發出來蔽錮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錮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說方備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

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

蜚卿問氣質之性曰天命之性非氣質則無所寓然人之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正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舊見病翁云伊川言氣質之性正猶佛書所謂水中鹽味色裏膠清又問孟

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
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所以程子云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而某於太極解
亦云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為言亦不雜乎陰
陽而為言
氣質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
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殺些醬與鹽便是
一般滋味

問天理變易無窮由一陰一陽生生不窮繼之者善全是天理安得不善孟子言性之本體以為善者是也二氣相軋相取相合相乖有平易處有傾側處自然有善有惡故稟氣形者有惡有善何足怪語其本則無不善也曰此却無過丁復之曰先生解中庸大本云云曰既謂之大本只是理善而已才說人欲便是氣也亦安得無本但大本中元無此耳

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

是氣禀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
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禀此氣則為清明
渾厚之氣湏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
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禀此氣則為不好底人何疑人
之為學却是要變化氣禀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
善不言氣禀只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若勇猛直前氣
禀之偏自消工夫自成故不言氣禀看來吾性既善
何故不能為聖賢却是被這氣禀害如氣禀偏於剛

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禀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禀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禀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責沈言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

問孟子言性善伊川謂是極本窮源之性孔子言性相近伊川謂是氣質之性固已曉然中庸所謂天命之

謂性不知是極本窮源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性也只是一般天之所命何嘗有異正緣氣質不同便有不相似處故孔子謂之相近孟子恐人謂性元來不相似遂於氣質内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道性無有不善即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也

亞夫問氣質之說始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為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於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

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説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説性善但説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曽説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説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説早出則這許多説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説立則諸子之説泯矣因舉横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説箇仁義禮智是性世

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謙之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

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譬如大禮赦文一時將稅都放了相似有那村知縣硬自捉縛須要他納緣被他近了更自叫上面不應便見得那氣麤而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

性如水流於清渠則清流入汙渠則濁氣質之清者正者得之則全人是也氣質之濁者偏者得之則昧禽獸是也氣有清濁人則得其清者禽獸則得其濁者

人大體本清故異於禽獸亦有濁者則去禽獸不遠矣

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如寶珠在清泠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為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在至汙濁處然其所稟亦間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别曰仁

獸曰義獸是也

或問氣稟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有

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

氣禀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樣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通於彼而塞於此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如虎豹只知父子蜂蟻只知君臣惟人亦然或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如明皇友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而為君則

殺其臣為父則殺其子為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礙也是氣稟也是利害昏了又問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鯀為父而有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

亞夫曰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先生以為然

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

問人有常言某人性如何某物性如何某物性熱某物

性冷此是兼氣質與所稟之理而言否曰然

退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品有五其說勝荀揚諸公多矣說性之品便以仁義禮智言之此尤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姑言其大槩如此正是氣質之說但少一箇氣字耳伊川謂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論氣不備正謂如此如性習遠近之類不以氣質言之不可止是二程先生發出此理濂溪論太極便有此意漢魏以來忽生文中子已不多

得至唐有退之所至尤高大抵義理之在天地間初無泯滅今世無人曉此道理他時必有曉得底人

問二之則不是曰不可分作兩段說性自是性氣自是氣如何不可分作兩段說他所以說不備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故云二之則不是二之者正指上兩句也 䕫録云論性不論氣論氣不論性便是二之 或問明道說生之謂性云性即氣氣即性便是不可分兩段說曰那箇又是說性便在氣禀上禀得此氣理便搭附在上面

故云性即氣氣即性若只管說氣便是性性便是氣更沒分曉矣

須是去分别得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始得其初那理未嘗不同才落到氣上便只是那粗處相同如飢食渴飲趨利避害人能之禽獸亦能之若不識箇義理便與他一般也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民之秉彝這便是異處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須是存得這異處方能自别於禽獸不可道蠢動含靈皆有佛性

與自家都一般

問生之謂性一段難看自起頭至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成兩三截曰此一段極難看但細尋語脈却亦可曉上云不是兩物相對而生蓋言性善也曰既言性善下却言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却是言氣稟之性似與上文不相接曰不是言氣稟之性蓋言性本善而今乃惡亦是此性為惡所汨正如水為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曰適所問乃南軒之論曰

敬夫議論出得太早多有差舛此間有渠論孟解士大夫多求之者又難為拒之又問人生而靜當作斷句曰只是連下文而不容説作句性自稟賦而言人生而靜以上未有形氣理未有所受安得謂之性又問纔説性時便已不是性此處先生所答記得不切不敢錄次夜再問别錄在後又問凡人説性只是説繼之者善也繼之者善如何便指作性曰吾友疑得極是此却是就人身上説繼之者善若就向上説則天理方流出亦不可謂之

性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此言人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為人則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又問向滕德粹問生之謂性先生曰且從程先生之說亦好當時再三請益先生不荅後來子細看此蓋告子之言若果如程先生之說亦無害而渠意直是指氣為性與程先生之意不同曰程先生之言亦是認告子語脈不差果如此說則孟子何必排之則知其發端固非矣大抵諸儒說性多說著氣如佛氏亦只是

認知覺作用為性又問孟注云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近此觀二家之說似亦不執著氣曰其流必至此又問胡氏說性不可以善惡名似只要形容得性如此之大曰不是要形容只是見不明若見得明則自不如此敬夫向亦執此說嘗語之云凡物皆有對今乃欲作尖斜物何故程先生論性只云性即理也豈不是見得明是真有功於聖門又問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至程先生始分明曰以前無人如此說若不

是見得安能及此第二夜復問昨夜問生之謂性一段意有未盡不知纔說性便不是性此是就性未稟時說已稟時說曰就已稟時說性者渾然天理而已纔說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離了陰陽更無道此中最宜分別又問水流而就下以後此是說氣稟否若說氣稟則生下已定安得有遠近之别曰此是夾習說

問生之謂性一章泳竊意自生之謂性至然惡亦不可

不謂之性也是本來之性與氣質之性兼説劈頭只指箇生字説是兼二者了曰那性字却如何泳曰恐只是都説做性泳又問舊來因此以水喻性遂謂天道純然一理便是那水本來清陰陽五行交錯雜揉而有昏濁便是那水被泥汚了昏濁可以復清者只緣他母子清曰然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底水問也須可以澄治曰也減得些分數因言舊時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

石在簋中上面傾水從簋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或問下愚亦可以澄治否泳云恐他自不肯去澄治了曰那水雖臭想也未至汚穢在問物如此更推不去却似那臭泥相似曰是如此又問自蓋生之謂性至猶水流而就下也一節是就本來之性曰蓋生之謂性却是如何泳曰只是提起那一句說又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是說那初生時更說向上去便只是天命了曰所以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只說是誠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是性
在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便兼氣質了問恐
只是兼了情曰情便兼質了所以孟子荅告子問性
却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說仁義禮智却說惻
隱羞惡恭敬是非去蓋性無形影情却有實事只得
從情上說入去問因情以知性恰似因流以知源舊
聞蔡季通問康叔臨云凡物有兩端惻隱為仁之端
是頭端是尾端叔臨以為尾端近聞周莊仲說先生

云不須如此分曰公如何説曰惻隱是性之動處因其動處以知其本體是因流以知其源恐只是尾端曰是如此又問皆水也至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一節曰這水只是説氣質泳曰竊謂因物慾之淺深可以見氣質之昏明猶因惻隱羞惡可以見仁義之端曰也是如此或問氣清底人自無物慾曰也如此説不得口之欲味耳之欲聲人人皆然雖是稟得氣清纔不檢束便流於慾去又問如此則人不可不加

澄治之功至置在一隅也一節是說人求以變化氣質然變了氣質復還本然之性亦不是在外面添得曰是如此又問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至於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一節是言學者去求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教人亦不是强人分外做曰此理天命也一句亦可見

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疑與孟子抵捂曰這般所在難說卒乍理會未得某舊時所看亦自疑

但看來看去自是分明今定是不錯不相誤只著工夫子細看莫據已見便說前輩說得不是又問草木與人物之性一乎曰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知其同而不害其為異方得

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

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為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者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

問人生而静以上一段曰程先生説性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人具此形體便是氣質之性才説性此性字是雜氣質與本來性説便已不是性這性字却是本然性才説氣質底便不是本然底也人生而静以下方有形體可説以上是未有形體如何説

才説性便已不是性也蓋才説性時便是兼氣質而言矣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人生而静以上只説得箇人生而静上面不通説蓋性須是箇氣質方説得箇

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箇天道下性字不得所
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
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
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若才說性時則便是
夾氣稟而言所以說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
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
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
者然氣稟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

然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以上語類二十六條

問人常有清明昏濁之殊此固是氣稟然心不能不隨氣稟而少異夫口耳目心皆官也不知天賦之氣質不昏明清濁其口耳目而獨昏明清濁其心何也若曰心理本不異惟為氣質所拘而不能自明然夷惠伊尹非拘於氣質者處物之義乃不若夫子之時孟

子論三子蓋謂其智不若夫子夫是非之心智也豈三子能充其惻隱羞惡辭讓之心而獨於其是非之心不能充之乎曰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離婁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猶是而已夷惠之徒便是未免於氣質之拘者所以孟子以為不同道而不願學也答朱飛卿

問性命若生而知之者渾然盡善則氣自氣理自理兩不相關不必說氣質自生知而下雖是天理無虧然

却繫於氣氣清而理明氣濁則理晦二者常合故指為氣質之性言此理視氣以為進退非以氣質亦為性命也曰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缺繫焉耳答鄭子上

問横渠曰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虚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横渠所謂性者恐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者併人心道心言否曰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

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爾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荅林德久

問或問曰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於愚人之與物相與懸絶而不能同耳煇竊詳此段所説氣質物欲分聖愚人物處似覺可疑若以清濁分聖愚偏正分人物則物欲厚薄淺深一句復將何指若謂指聖愚則聖人無物欲之私若謂説人物則物又不可以淺深厚薄論未曉曰

清濁偏正等說乃本正蒙中語而呂博士中庸詳說又推明之然亦是將人物賢智愚不肖相對而分言之即須如此若大槩而論則人清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別之則智乃清之清賢乃正之正愚乃清之濁不肖乃正之偏而横渠所謂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濁之清偏之正也物欲淺深厚薄乃通為衆人而言若作有無則此一等人甚少難入羣隊故只得且如此下語若以為疑則不若改聖字作賢字亦省得分

解而聖人自不妨超然出於其外也答李晦叔

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禀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為聖禀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為賢禀其昏濁之

氣又為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内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

孝述謂美惡恐即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竊疑清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為質言清濁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清濁屬知美惡屬才清濁分智愚美惡分賢不肖上智則清之純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清上智恐以清言大賢恐以美言其實未嘗有偏若中庸稱舜知回賢是也下此則所謂智者是得清之多而或不足於美所謂賢者是得剛柔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於是始有賢智之偏故其智不得為

上智其賢不得為大賢雖愚不肖恐亦自有等差蓋清濁美惡似為氣質中陰陽之分陽清陰濁陽善陰惡故其氣錯揉萬變而大要不過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有萬殊不知是否曰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矣答李孝述

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有生字便帶却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纔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

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答王子合

友恭竊謂性命主理而言德氣主身而言性命之理得之於身者德也而其梏亡陷溺之者氣也蓋德無不善而氣則有偏善所以成性立命而氣偏則隔之耳

兩端之在身相為消長隨其多寡迭為勝負德不勝氣是無以勝其偏偏日以勝而善日以微則是性命之理反亂於氣矣故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是有以勝其偏善日以充而偏日以化則是性命之理不外於德矣故曰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未知是否曰氣亦有純有駁不得專以梏亡陷溺為言但德不勝氣則其善者亦出於血氣之稟耳答潘恭叔

孔孟言性之異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

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答宋深之

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曰人生而靜是未發

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氣質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

答嚴時亨

問程子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近觀先生答嚴時亨所問云易大傳言繼之者

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與程子説似若有異曰明道先生之言高遠宏濶不拘本文正意如此處多若執其方而論則所不可通者不但此句而已須知性之原本善而其發亦無不善則大傳孟子之意初無不同矣答歐陽希遜

問人物未生時乃是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天命之流行所謂繼之者善便是以上事何故言以上不容説方其人物未生固不可謂性及人物既生須著謂之性

雖則人生已後此理墮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然氣稟不能無善惡者性之流也義理之有善無惡者性之本體也然皆不可不謂之性要在學者隨所讀書自去體認取今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深恐啟人致思於杳冥不可致詰之境而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則命之道也未可謂之性孟子言性是指已生之後乃易大傳所謂成之者性而非所謂繼之者善也明道却云凡人說性只是說得繼之者善

也孟子言性善是也此尤不可曉曰此一段已詳於希遜卷中矣明道先生如此處多若以本文論之則皆不可曉矣要當忘言會意别作一格看可也答嚴時亨

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則於氣中又須見得别是一物始得不可混幷說也江椽所言物性本惡安有是理來諭已得之矣更切涵養為佳耳答李晦叔

程子曰生之謂性止生之謂也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

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説而以性即氣氣即性者言之也

○人生氣稟止不可不謂之性也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蓋氣之流行性為之主

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先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蓋生之謂性止水流而就下也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緼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

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蘊善亦可知也○皆水也止各自出來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為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

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此理天命也止此舜有天下而不與者也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脩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脩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

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明道論性說。

以上文集十四條

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以下論命

安卿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

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僩觀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所為也曰固然性則命之理而已

命之一字如天命謂性之命是言所稟之理也性也有命焉之命是言所以稟之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也

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

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説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為聖為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

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壽稟得衰頽薄濁者一本作衰落孤單者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夭便為貧為賤為夭天有那氣生一箇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又曰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看其稟得來如何稟得厚道理也備嘗謂命譬如朝廷誥勅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做官性譬如職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職事縣令便有縣令職事職事只一般天生人教人許多道理便是付人許多職事別本云道理只一般氣

稟譬如俸給貴如官高者賤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壽如三兩年一任又再任者夭者如不得終任者朝廷差人做官便有許多物一齊趁後來問顔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説謂

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

聞一問亡之命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稟上說曰死生壽夭固是氣之所稟只看孟子說性也有命焉處便分曉

擇之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皆知其為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如不知命處却是說死生壽夭貧

富貴賤之命也然孟子又説當順受其正若一切任其自然而立乎巖牆之下則又非其正也

履之説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因問得清明之氣為聖賢昏濁之氣為愚不肖氣之厚者為富貴薄者為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耶抑其所稟亦有不足耶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

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為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顔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

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爽或

鶻突一日之閒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不過只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恁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揉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要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著所以生出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英華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問神仙之説有之乎曰誰人説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定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

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興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底人所為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

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

得富貴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禀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有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著便是命

聖賢在上則其氣中和不然則其氣偏行故有得其氣清聰明而無福禄者亦有得其氣濁有福禄而無知者皆其氣數使然堯舜禹臯文武周召得其正孔孟

夷齊得其偏者也至如極亂之後五代之時又却生許多聖賢如祖宗諸臣者是極而復者也揚錄云碩果不食之理如大睡一覺及醒時却有精神揚錄此下云今却詭詐玩弄未有醒時非積亂之甚五六十年即定氣息未蘇了是大可憂也

問伊川橫渠命遇之說曰所謂命者如天子命我作甚官其官之閒易繁難甚處做得甚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命了自家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却有箇正與不正所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事

君忠事父孝便有許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是氣稟了然不謂之命不得只不是正命如桎梏而死喚做非命不得蓋緣他當時稟得箇乖戾之氣便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今只恁地看不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

問命矣夫這只是說他一身氣數止於此否曰是他稟

受得來只恁地這命便似向來説人心相似是有兩般命却不是有兩箇命有兼血氣説底有全説理底遺書論命處注云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如何曰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順受其正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是若謂其有命却去巖牆之下立萬一倒覆壓處却是專言命不得人事盡處便是命橫渠云所不可變者惟壽夭耳要之此亦可變但大槩如此

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比干之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若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如孟子說桎梏而死者非正命須是看得孟子之意如何且如公冶長雖在縲絏非其罪也若當時公冶長死於縲絏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

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剉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這便自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心是他本領情是他箇意思又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曰人正大便

也見得天地之情正大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
邪處未嘗有些子小處

問命之不齊恐不是真有為之賦予如此只是二氣錯
綜參差隨其所值因各不齊皆非人力所與故謂之
天所命否曰只是從大原中流出來模樣似恁地不
是真有為之賦予者那得箇人在上面分付這箇詩
書所説便似有箇人在上恁地如帝乃震怒之類然
這箇亦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惟

皇上帝降衷於下民降便有主宰意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盈乎兩閒生生不窮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風雷之所以鼓動山川之所以流峙皆蒼蒼者實有以主其造化之權耶抑只是太極為萬化樞紐故萬物自然如此曰此與前只一意以上語類十九條

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幹納音推知其人吉凶壽天窮達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能造

其精微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昏明厚薄豪釐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徐君嘗為儒則嘗知是說矣其用志之密微而言之多中也固宜世之君子倘一過而問焉豈惟足以信徐君之術而振業之亦足以知夫得於有生之初者其賦與分量固已如是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直道

而行致命遂志一變末俗以復古人忠厚廉恥之餘風則或徐君之助也雖然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夭壽固不貳矣必脩身以俟之乃可以立命徐君其亦謹其所以言者哉贈徐端叔命序

問某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

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為重輕則當有以處此矣答朱飛卿

問人生有壽夭氣也賢愚亦氣也壽夭出於氣故均受生而有顏子盜跖之不同賢愚出於氣故均性善而有堯桀之或異然竊疑天地間只是一氣所以為壽夭者此氣也所以為賢愚者亦此氣也今觀盜跖極愚而壽顏子極賢而夭如是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容或有異矣明道誌程邵公墓云以其間遇之難

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與詳味此説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為賢然雖清而短故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為愚然雖濁而長故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曰此説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數醇濃故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而聖賢皆貴且壽且富以下反是

答鄭子上○以上文集三條

問情與才何别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陌才是會恁地去

做底且如惻隱有懇切者有不懇切者是則才之有不同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為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静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以下論才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

與才絶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或問集注言才猶材質才與材字之别如何曰才字是就理義上説材字是就用上説孟子上説人見其濯濯也則以為未嘗有材是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適用底説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理義上説又問才字是以其能解作用底説材質是合形體説否曰是兼形體説便是説那好底材又問如説材料相似否曰

是以上語類三條

孟子程子所說才字之意不同旣是聖賢之言後學如何便敢判斷但此事道理只就自己身上體認便自見得而其所以為是非得失者亦不容無分别也如集註中以程子為密即是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踈處今但以程子為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而兩書之說亦不至甚相妨矣荅林叔和

○文集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王世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四

性理三

心

致道謂心為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致道舉以為問

先生曰這般處極細難說看來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直卿退而發明曰先生道理精熟容易說出來須至極賀孫問其體

則謂之易體是如何曰體不是體用之體恰似說體質之體猶云其質則謂之易理即是性這般所在當活看如心字各有地頭說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這說心是合理說如說顔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爲主而不違乎理就地頭看始得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静是陰陽

惟心無對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耶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為一曰不須去著貫通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處

心者氣之精爽

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

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

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因笑云說到此自好笑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經函裏面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粲

爛但令人亦少能看得如此

問心之為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發不善皆氣禀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是子升因問人心亦兼善惡否曰亦兼說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

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困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塊然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

問五行在人為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

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義剛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内譬如此建陽知縣須常在衙裏始管得這一縣也義剛曰然則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謂當在舍之内而不當在舍之外耶曰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脚上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這些子上也

漢卿問心如箇藏四方八面都恁地光明皎潔如佛家
所謂六牕中有一猴這邊叫也應那邊叫也應曰
佛家說心處儘有好處前輩云勝於楊墨
心字只一箇字母故性情字皆從心
張子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恐不能無病便似性外
別有一箇知覺了
范淳夫之女謂心豈有出入伊川曰此女雖不識孟子
却能識心此一段說話正要人看孟子舉孔子之言

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別有說伊川言淳夫女却能識心心却易識只是不識孟子之意

盡心如明鏡無些子蔽翳只看鏡子若有些少照不見處便是本身有些塵汚如今人做事有些子鶻突窒礙便只是自家見不盡此心本來虛靈萬理具備事事物物皆所當知今人多是氣質偏了又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盡知聖賢所以貴於窮理

且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

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閑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為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當初心下只趨向那邊都是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

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一箇獒受了有甚大事而反復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

問呂與叔云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南軒辨昭昭為已發恐太過否曰這辨得亦沒意思敬夫太聰明看道理不子細伊川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呂氏只是辨此一句伊川後來又救前說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語固未當心一也

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此語甚圓無病大抵聖賢之言多是略發箇萌芽更在後人推究演而伸觸而長然亦須得聖賢本意不得其意則從那處推得出來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

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横渠心統性情之説甚善性是静情是動心則兼動静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方其静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静底淳舉伊川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曰動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豈得無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只自若元亨利貞元是萌芽初出時亨是長枝葉時利是成遂時貞是結實歸宿處下梢若無

這歸宿處便也無這元了惟有這歸宿處元又從此起元了又貞貞了又元萬古只如此循環無窮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已盡了十月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見曰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德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底氣象又如人之沈滞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少亨達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

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不渾淪此心至靈細入豪芒纎芥之間便知便覺六合之大莫不在此又如古初去今是幾千萬年若此念纔發便到那裏下面方來又不知是幾千萬年若此念才發便也到那裏這箇神明不測至虛至靈是甚次第然人莫不有此心多是但知有利欲被利欲將這箇心包了起居動作只是有甚可喜物事有甚可好物事一念才動便是這箇物事

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字說來說去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荅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此處當自思之亦未是大疑處

李德之問明道因脩橋尋長梁後每見林木之佳者必

起計度之心因語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某切謂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肚裏有一條梁不如今人有幾條梁拄在肚裏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滞

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不管著曰固是要

如此

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如何是活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

外患不能入是有主則實也外邪不能入是有主則虛也自家心裏只有這箇爲主別無物事外邪從何處入豈不謂之虛乎然他説有主則虛者實字便已在有主上了又曰有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有主外患所不能入此非實而何無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既無以

為之主則外邪却入來實其中此又安得不謂之實乎

問何謂主一曰無適之謂一一只是不走作又問思其所當思如何曰却不妨但不可胡思且只得思一件事如思此一事又別思一件事便不可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兩句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

問心是郛郭便包了性否先生首肯曰是也如横渠心

統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

此語端的子細看便見其他諸子等書皆無依稀似

此

方賔王以書問云心者性之郛郭當是言存主統攝處

可學謂郛郭是包括心具此理如郛郭中之有人曰

方說句慢問以窮理為用心於外是誰說曰是江西

說又問發見說話未是如此則全頼此些時節如何

倚靠曰湖南皆如此說曰孟子告齊王乃是欲因而成就之若只執此便不是曰然又問穀種之必生如人之必仁如此却是以生譬仁穀種之生乃生之理乃得此生理以為仁曰必當為有又解南軒發是心體無時而不發云及其既發則當事而存而為之宰者也可學謂心豈待發而為之宰曰此一段强解南軒說多差

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

伊川初嘗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峰却守其前說以心為已發性為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

人心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爾具形氣謂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才為物欲所蔽便陰陰地黑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故不能體天下之物惟聖人盡性故不以所見所聞梏其心故大而無外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他只是說一箇大與小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蓋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道夫問今未到聖人盡心處則亦莫當推去否曰未到那裏也須知說聞見之外猶有我不聞不見底道理在若未知聞見之外猶有道理則亦如何推

得要之此亦是橫渠之意然孟子之意則未必然道夫曰孟子本意當以大學或問所引為正曰然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道夫曰只如橫渠所說亦自難下手曰便是橫渠有時自要恁地說似乎只是懸空想像而心自然大這般處元只是格物多後自然豁然有箇貫通處這便是下學而上達也孟子之意只是如此

大其心則能徧體天下之物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問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體之義如何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義與體用之體不同

橫渠云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又曰有外之心不足以

合天心蓋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為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
或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内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身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
問心如何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横門硬迸教大得須是去物欲之蔽則清明而無不知窮事物之理則脱然有貫通處横渠曰不以聞見梏其心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所謂通之以道便是脱然有貫

通處若只守聞見便自然狹窄了

心生道也此句是張思叔所記疑有欠闕處必是當時改作行文所以失其文意伯豐云何故入在近思錄中曰如何敢不載但恐有闕文此四字說不盡

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禀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為生道也

心生道也心乃生之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乃是得

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

問心生道也一段上面心生道莫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下面惻隱之心人之生道莫是指人所得天地之心以為心蓋在天只有此理若無那形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故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上面猶言繼善下面猶言成性曰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得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混合無間

心只是放寛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大心大

則自然不急迫如有禍患之來亦未須驚恐或有所獲亦未須便歡喜在少間亦未必不禍更轉爲福福更轉爲禍荀子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蓋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文王之翼翼皆爲好也小人心大則放肆心小則是褊隘私吝皆不好也以上語類四十九條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

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别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為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為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為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為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

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閒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閒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二者既分之後方可論其中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則無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為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諭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

然則亦但能不隅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為道心而欲据之以為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為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諭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别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荅蔡季通

蒙示及答胡彪二書吕氏中庸辨發明親切警悟多矣然有未喻敢條其所以而請於左右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别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某所以不能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

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為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為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般柴之説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為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為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

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某以為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汩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

存之耳似不為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顏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攧撲不破絶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為運用處求之正禪

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寛以居之者正為不欲其如此耳

答張欽夫

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内外之道不備然為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為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敘天

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為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為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為異學所攻重為吾道之累答張欽夫

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

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

荅李叔文

易傳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静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

心既存爲無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令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畢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答方賓王

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爲主即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

斷即人欲便行矣答鄭子上

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答鄭子上

問人心是箇靈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恁地惺不恁暝然不省若夜閒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沈沈暝暝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

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以何為驗也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答陳安卿

問來教云寤寐者心之動靜也云云淳思此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

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静即神之所會而為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為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静故魄定神蟄而為寐神之運故虚靈知覺之體灼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為有主神之蟄故虚靈知覺之體沈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眹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為無主然其中實

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則是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為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為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為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為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為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

之有正與邪者又静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静中之静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静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為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静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曰得之答陳安卿

問程子以心使心之説竊謂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明白蓋上心字即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

下心字即是人心而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為一身之主而人心其聽命也曰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説自作主宰耳答陳安卿

問頃蒙見教云往者同安因聞鐘聲遂悟收心之法顯父不揆驗之信然曰當時所説聞鐘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鐘之一聲未息而吾之心已屢變矣答張敬之

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

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 荅石子重

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為佳耳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

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耶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豪釐閒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荅石子重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爲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爲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爲非某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爲己而就此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禮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

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為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來書之語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為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為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為此二本而枝其辭也答李伯諫

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

拏迫切恐其爲病不但揠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

敬爲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

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

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

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

心也(荅游誠之)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

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

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静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一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别無閒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荅游誠之

伏蒙示及心説甚善然恐或有所未盡葢入而存者即
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為物誘而然耳今以存
亡出入皆為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别有真心而
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耶子重所論病亦如此而子
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妄皆為神明不測之
妙二者葢胥失之某向荅二公有所未盡後來荅游
誠之一叚方稍穩當今謹録呈幸乞指誨然心之體
用始終雖有真妄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

妙雖皆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荅何叔京

心說已喻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為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别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

待反本還原别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為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耶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説請更思之却以見教答何叔京

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别求惟其操之久而

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於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鬬者之相捽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

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答呂子約

操舍存亡雖是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則道心之微便不外此今必謂此四句非論人心乃是直指動靜無端無方無體之妙則失之矣又謂荒忽流轉不知所止雖非本心而可見心體之無滯此亦非也若心體本來只合如此則又何惡其不知所止而必曰主敬以止之與答呂子約

操舍存亡之說諸人皆謂人心私欲之為乃舍之而亡所致却不知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妙而於其間區別真妄又不分明兩者蓋胥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神明不測之所為而其真妄邪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荅呂子約

人心道心之說甚善蓋以道心為主則人心亦化而為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

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　答黄子耕

或問佛者有觀心説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

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紬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

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為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

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

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廹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觀心說

問横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横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曰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若只著題目斷了則便

無可思量矣答潘子善

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在操時當處便存只要工夫接續不令間斷耳答李晦叔

問煇竊嘗謂學者却須當常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毋使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方寸之間自有主宰不致散漫走作而虛靈洞徹之本體庶乎可以默識矣然欲真實識其虛靈洞徹之本體則又須是日與義理相親克去己私然後心之本體可得而識曰罷却

許多閒安排除却許多閒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注脚
答李晦叔

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為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逺避之也
答或人

某梭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廻之説矣天地生物人

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夫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亦何必為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　胡子知言疑義

夫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於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夫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所操

者亦發用之一端耳於其本源全體未甞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其無是理也胡子知言疑義

問淳甞著心說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為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為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為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

即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理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為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終始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為之累於是此心始梏於形器

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為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胷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禀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絶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

既感也則妍蚩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静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静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為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畧也王丞子正云看得儘有功但所

謂心之體與天地同大而用與天地流通必有徵驗處更幸見教淳因復有後篇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為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為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即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為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即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即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

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為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已謂之吾心之體則即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

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古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為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是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

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絶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懐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絶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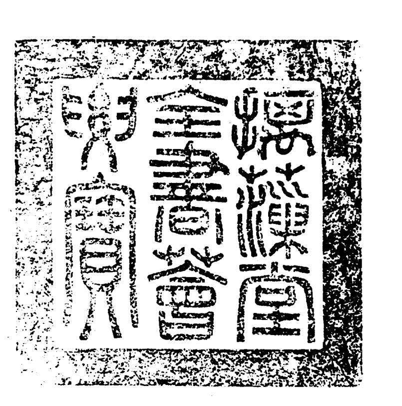
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夭之所以不殀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夭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絶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絶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絶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為之周流貫匝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

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王丞批此篇後截稍近又曰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滾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淳再思之體與天地同大

用與天地流通自原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為體感而應者為用為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此二篇辭意恐皆過當併望正之曰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養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荅陳安卿○以上文

集三十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王世臣